

刘乐贤 著

戰國秦漢簡帛叢考

選堂題



文物出版社

战国秦汉简帛丛考

刘乐贤 著

文物出版社

题 签：饶宗颐
封面设计：程星涛
责任印制：梁秋卉
责任编辑：李缙云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战国秦汉简帛丛考 / 刘乐贤著 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
2010. 11
ISBN 978 - 7 - 5010 - 3065 - 1

I. ①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竹简 - 中国 - 战国时代
- 文集②帛书 - 中国 - 战国时代 - 文集③竹简 - 中国
- 秦汉时代 - 文集④帛书 - 中国 - 秦汉时代 - 文集
IV. ①K877. 5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07577 号

战国秦汉简帛丛考

刘乐贤 著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

（邮政编码 100007）

http: //www. wenwu. com

E - mail: web@wenwu. com

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 × 1092 1/16 印张：17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10 - 3065 - 1 定价：90.00 元

序

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教授研究古代简牍帛书，已约二十年，论作甚丰。最近他精选历年所撰论文三十余篇，辑成《战国秦汉简帛丛考》一书，即由文物出版社印行。我有机会翻读一遍，尽管大部分是以前见过的，仍然感觉到从中可以得到很多收获。

中国古代简牍的研究，现在通称简牍学，如把帛书包括在内，也称做简帛学，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了。简帛学一般可分为两大分支：一个是以主要发现于西北的简牍文书为对象，如敦煌汉简、居延汉简等等的研究；一个是以主要出土于内地的简帛书籍为对象，如马王堆帛书、郭店楚简等等的研究。刘乐贤教授的工作以后者为主，特别对战国秦汉的数术一类书籍的研究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关于简帛数术书籍，刘乐贤教授已有三部极有分量的专著问世，即1994年的《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》、2003年的《简帛数术文献探论》和2004年的《马王堆天文书考释》。他的探索以中国历代数术的演变发展为背景，参考了大量以往学者罕能过问的数术类古书，进行比较研究，使这类简帛中许多费解之处涣然冰释，其创造性的成果为学者所公认。

这部《战国秦汉简帛丛考》的读者，除了对刘乐贤教授研究数术简帛的成就会有更多了解之外，还能看到他的广博一面，即对各种简帛典籍都有深入探讨，提出重要见解，以及他在古代文献方面的深厚修养。

我曾有几次机会介绍唐兰先生的一句名言：“古文字研究的功夫不在古文字。”大家知道，包括简帛学在内的整个古文字学发展进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只看见甲骨文、金文的研究怎样超越《说文》之学，怎样揭示《说文》的不足以至错误，其实甲骨金文之所以能够得到释读，出发点全在于《说文》之学，尤其是有清一代《说文》学者的辉煌成就，而这种传统所谓“小学”又是文献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简帛学所研究的简帛书籍，本身便是迄今我们能见的最早的写本文献，简帛书籍的研究自然不能离开传世文献研究的根柢。

传世文献就是古书，其研究绝非易事。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其名著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序言中说：“夫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。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

书，譬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、建章之巨丽也。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，自竹简而缣素而纸，其为变也屡矣。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，譬犹闻人言筍可食，归而煮其箴也。”今天我们有幸获见的简帛书籍，固然就是“古人之真本”，或者至少更近于“古人之真本”，然而不仅有历史时代的阻隔，更存在古文字的特殊困难，其研究更非易事。

众所周知，历史上有过两次竹简书籍的重大发现，即西汉景帝末的孔壁中经和西晋武帝时的汲冢竹书。前者因遭朝廷巫蛊事件而发还孔安国自行整理，他只能“以今文读之”，尽管开创了古文《尚书》之学，其书终归散佚。后者官方安排了束皙、荀勖、和峤等一批学者整理考释，有着很好的“团队”，然而工作也未能竣事，书籍除一二种外也以散佚告终。如今的情况条件当然完全不同，不过历史的教训还是值得吸取鉴戒，以免重蹈复辙，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力量。

刘乐贤教授能够锲而不舍，在简帛学上多有建树，我们应当感谢。希望他再接再厉，取得更丰硕重大的成果；也冀盼有更多的学者不畏艰难，投身到这个学术领域中来，把简帛学的工作做得更快更好。

李学勤

2010年10月4日

目 录

序.....	李学勤 (1)
战国楚墓竹简字词考释	(1)
一 郭店楚简杂考 (五则)	(2)
二 读郭店简儒家文献札记	(7)
三 读上博简《容成氏》小札	(12)
四 上博楚简考释三则	(16)
五 读包山楚简札记	(23)
六 读楚简札记 (三则)	(27)
战国楚墓竹书初探	(35)
一 郭店楚简《六德》初探	(36)
二 《性自命出》与《淮南子·缪称》论“情”	(43)
三 《穷达以时》与《吕氏春秋·慎人》	(51)
四 上博简《鲁邦大旱》简论	(58)
战国秦汉《日书》研究	(65)
一 九店楚简《日书》研究	(66)
二 九店楚简《日书》补释	(79)
三 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释读札记	(91)
四 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“岁”篇初探	(100)
五 孔家坡汉简《日书》“司岁”篇初探	(106)
马王堆汉墓帛书丛考	(113)

一 马王堆帛书《式法·祭》复原	(114)
二 释“岁”补说	(123)
三 马王堆帛书《式法》中的“无尧”和“鄣”	(128)
四 马王堆帛书札记四则	(132)
五 谈简帛本《老子》的“铍铍”	(136)
六 简帛札记二则	(140)
汉简丛考（上）	(145)
一 虎溪山汉简《阎氏五胜》及相关问题	(146)
二 谈张家山汉简《盖庐》的“地撞”、“日撞”和“日咎”	(153)
三 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“失”残文	(157)
四 额济纳汉简算术资料考	(164)
五 东汉“序宁”简补释	(170)
汉简丛考（下）	(177)
一 天长纪庄汉墓“丙充国”书牍补释	(178)
二 尹湾汉简《神乌赋》“勒靳”试释	(183)
三 尹湾汉墓简牍姓名研究三则	(186)
四 “学大夫奉圣里附城满昌”考	(197)
五 读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》	(200)
六 读《居延汉简索引·人名索引》	(207)
相关问题研究	(213)
一 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影响——以出土文献为中心	(214)
二 从出土文献看兵阴阳	(231)
三 从周家台秦简看古代的“孤虚”术	(244)
四 里耶秦简和孔家坡汉简中的职官省称	(251)
五 秦汉文献中的“迺”与“乃者”	(256)
后 记	(264)

战国楚墓竹简字词考释

一 郭店楚简杂考（五则）

（一）《穷达以时》的“无荅董愈埴山石”

《穷达以时》第12、13两简的首尾皆残^①，之间的文字，根据《荀子·宥坐》等书的相关记载，大致可以补出如下一句“【芝兰生于深林，非以无人】嗅而不芳”。“芳”后尚存“无荅董愈埴山石不为”九字，颇难解读，整理者亦未加标点。我们对此曾做过一些猜测，现在写出来供大家参考。

先从清楚的地方讲起，“董愈”当读“瑾瑜”，分言、连言皆指美玉。其前面的“荅”字从“各”声，可读为“璐”^②。《说文解字·玉部》：“璐，玉也。”《玉篇·玉部》：“璐，美玉也。”接连使用了三个表示美玉的字，说明这句话可能是以美玉为议题。从简文看，前句讲芝兰，此句讲美玉，文意正好相接。如果这一思路不误，则本句最前面的“无”字恐非本字，似应读为“璠”。《说文解字·玉部》：“璠，三采玉也。”璠虽只是次等之玉，质地较“璐”、“瑾”、“瑜”等差，但毕竟是玉而不是石，故能与“璐”、“瑾”、“瑜”并列。《广雅·释地》讲到各种玉名时，就将“璠”与“瑾”、“瑜”、“璐”等收在一块。因此，简文的“璠璐瑾瑜”实际上就是玉或美玉的代名词。

前面“芝兰”一句，说生长于深林之中的芝兰，不会因无人品闻而不再芳香。此句与之相接，文意理应相衔，句式也当大致相近。从这一角度考虑，似可将简文补释为“无（璠）荅（璐）董（瑾）愈（瑜）埴山石，不为【无人佩而不美】”。其大意似是说：埋没于山石间的美玉，不会因无人佩带而不再美丽。

① 本文所引简文，分篇和简号悉据荆门市博物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为便于排印，释文一律采用宽式处理，不能打出的字一般直接写出其通假字。文中所引裘锡圭先生说，皆出自上书各有关注文，不一一注出页号。

② “路”字，大徐本《说文解字》释为会意字，小徐本（即《系传》）释为形声字。清代说文学家如段玉裁、严可均等都不采大徐说，而认为“路”是形声字，即从“各”声。因此，将简文从“各”声的字读为从“路”声的“璐”，是有根据的。

“𡵓”在句中应作动词使用。字从“土(?)”“缶”声，在文中用的可能不是本义。《说文解字》在解释𡵓字时说：“案：《史篇》读与‘缶’同。”段玉裁注释说：“‘读与缶同者’，谓《史篇》以𡵓为缶，古文假借也。𡵓与缶古音同在三部，故得相假借。”按照现代古音学家的意见（如唐作藩《上古音手册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𡵓为幽部定纽，缶为幽部帮纽，二字的声纽相距较远（一为舌音，一为唇音）。单从音理上说，这两字通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。但是，出土和传世文献中都有这两字读音相近的证据。例如，金文从缶得声的“宝”字，有时写作“𡵓”^①，说明“缶”、“𡵓”在古代读音确实相近。《说文解字》说𡵓字为“包省声”，其“𡵓”字或从“包”；金文的“𡵓叔”经杨树达先生考证，就是古书的“鲍叔”^②。而“包”字的古音，正与“缶”和从“缶”得声的“宝”字等相同。这也证明，“𡵓”、“缶”二字在古代确实读音相近。从这些证据看，许慎和段玉裁的说法是可信的。据此可以确定，“𡵓”字的读音应与“𡵓”同。而“𡵓”、“𡵓”二字古音相近，古书中从“𡵓”得声的字常与从“𡵓”得声的字通假（参看高亨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第742页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）。因此，简文的“𡵓”可读为“韬”。《后汉书·姜肱传》：“肱卧于幽暗，以被韬面。”注：“韬，藏也。”简文“韬山石”，是“韬于山石”的意思，指隐藏于山石之间。

根据上面的推测，《穷达以时》第12、13号两简间的缺文，似可补释如下：“【芝兰生于深林，非以无人】嗅而不香；璵璐瑾瑜韬山石，不为【无人佩而不美】。”第14号简的文字与此不相连，颇疑13、14号简之间尚有缺简。

（二）《成之闻之》第八号简的缺文

《成之闻之》的第8号简下部已残去，从文意看，应当与第9号简的上部相接。整理者将两简之间的相关文句释为：“君衰𡵓而处立，一宫之人不勦（胜）……一军之人不勦（胜）其馘（勇）。”裘锡圭先生对此有所订正，并对缺文做了如下推测：

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“是故君子衰经则有哀色；端冕则有敬色；甲冑则有不可辱之色。”据此，简文“君衰经而处位”下之分句可补足为“一宫之人不胜【其哀】”；“一军之人不胜其勇”上之分句可补为“君甲冑而……”（据缺字地位“而”下当

① 参看容庚编著，张振林、马国权摹补：《金文编》，第525页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；杨树达：《积微居金文说》卷四，第81页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

② 杨树达：《积微居金文说》卷四，第81~82页。

有四至五字)

根据裘先生的这些意见,7、8、9 这三支简的有关文句可补释为:“君衿冕而立于阼,一宫之人不胜其敬;君衰经而处立(位),一宫之人不胜【其哀;君甲冑而】……一军之人不胜其勇。”

按:古书中还有与《表記》相似的记载,如《说苑·修文》^①:

传曰:“君子者,无所不宜也。是故釋冕厉戒,立于庙堂之上,有司执事无不敬者;斩衰裳苴经杖,立于丧次,宾客吊唁无不哀者;被甲纓冑,立于桴鼓之间,士卒莫不勇者。”

《修文》此段,文意与《表記》相近,句式则更近于《成之闻之》。据此,似可将8号简的缺文补齐,兹将补文与其前后文句抄出:“君衿冕而立于阼,一宫之人不胜其敬;君衰经而处立(位),一宫之人不胜【其哀;君甲冑而立桴鼓之间】,一军之人不胜其勇。”

《修文》的文字引自《传》,疑此《传》乃是《成之闻之》或《表記》一类古书。

(三)《成之闻之》的“务食”、“成言”

《成之闻之》的第12、13号简间有如下句子:“君上享成不唯本,功【德弗显矣】;戎(农)夫务食不强耕,粮弗足矣;士成言不行,名弗得矣。”

其中“享成”、“农夫”、“务食”,皆从裘锡圭先生读;“功【德弗显矣】”句,从郭沂先生补^②;“耕”字,从白于蓝等先生释^③。后面二句,白于蓝先生另有读法:“戎(农)夫务食,不强耕,粮弗足矣。士成(诚)言,不行,名弗得矣。”并说前句意为“农夫致力于粮食生产,若不辛勤耕作,粮食就会不充足”,后句的“诚言乃士所必须具备的品德,犹如‘务食’乃农夫之本务一样”。这一解释虽有训诂根据,但放到竹简的前后文字里去读,总觉得有些别扭。这几句话的前后文是:

① 向宗鲁:《说苑校证》,第480页,中华书局,1987年。

② 郭沂:《郭店楚简〈成之闻之〉篇疏证》,《郭店楚简研究》(《中国哲学》第20辑),第288页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9年。

③ 白于蓝:《〈郭店楚墓竹简〉释文正误一例》,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99年第2期,第90~92页。黄德宽、徐在国二先生在《郭店楚简文字考释》中亦释此字为“耕”,但仍将“耕”字连后读(见《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》,第103页,吉林大学出版社,1998年)。据陈伟先生介绍,台湾的周凤五先生也释此字为“耕”(见《郭店楚简笔谈·文本复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》,第8页),《湖北大学学报》,1999年第2期。

是古（故）君子之求者（诸）己也深。不求者（诸）其本而攻者（诸）其末，弗得矣。是君子之于言也，非从末流者之贵，穷泉反本者之贵。句（苟）不从其由，不反其本，未有可得也者。君上享成不唯本，功【德弗显矣】；戎（农）夫务食不强耕，粮弗足矣；士成言不行，名弗得矣。是故君子之于言也，非从末流者之贵，穷泉反本者之贵。句（苟）不以其由，不反其本，虽强之弗内（入）矣。

整段文字的意思紧密相连：前几句从君子反己的角度出发，提出求本、反本的观点；中间则以举例的方式，使用三个排比句来阐明前面提出的观点；后几句带有总结的性质，重申了前面所提出的观点。

中间三个排比句，第一句以“享成”与“唯本”相对。联系整段文意看，这实际上是“攻诸末”（享成）与“求诸本”（唯本即惟本，《玉篇·心部》：“惟，为也。”）的具体化。同样，后面两个排比句的“务食”与“强耕”、“成言”与“行”，似亦应是“末”与“本”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在简文作者看来，“务食”、“成言”都是“末”，“强耕”、“行”是本。从这个角度考虑，“务食”的“食”应是“吃”的意思^①，“成言”则应读为“盛言”。

据上所释，三个排比句的大意似是：君上只知享成而不知治本，则无法成就功德；农人务求多吃而不勤于耕作，则口粮将会不够；士人多说而不做，则得不到好的名声。

（四）《成之闻之》的“福而贫贱”

《成之闻之》第10至13号简中有如下几句：“是古（故）君子不贵庶勿（物）而贵与民又（有）同也。智而比即，则民谷（欲）其智之述（遂）也；福而贫贱，则民欲其大也；贵而能让，则民谷（欲）其贵之上也。”其中“福而贫贱”一句，裘锡圭先生读为“富而分贱”。按：《说苑·杂言》中有一段文字与此相关^②：

孔子曰：“夫富而能富人者，欲贫而不可得也；贵而能贵人者，欲贱而不可得也；达而能达人者，欲穷而不可得也。”^③

又，《韩诗外传》卷八载有：

魏文侯问李克曰：“人有恶乎？”李克曰：“有。夫贵者即贱者恶之，富者即贫

① 《孙子·作战第二》有“故智将务食于敌”句，“务食”的用法与简文同。参看李零：《吴孙子发微》，第37页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

② 向宗鲁：《说苑校证》，第433页。类似的话亦见于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，请参看。

③ 屈守元：《韩诗外传笺疏》，第749页，巴蜀书社，1996年。

者恶之，智者即愚者恶之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行此三者，使人勿恶，亦可乎？”李克对曰：“可。臣闻贵而下贱，则众弗恶也；富能分贫，则穷士勿恶也；智而教愚，则童蒙者弗恶也。”

魏文侯与李克所讨论的问题，同《成之闻之》所论述的问题基本相同。两相对照可知，“智而比即”大致相当于“智而教愚”，“福而贫贱”大致相当于“富能（能即而）分贫”，“贵而能让”大致相当于“贵而下贱”。从字义看，“富”与“贫”相对，“贵”与“贱”相对。

《韩诗外传》的“富能（而）分贫”，显然比《成之闻之》的“福（富）而贫（分）贱”准确。贫、贱虽然经常连用，但意义毕竟有别。尤其是简文同时论述“富”、“贵”，却将其反义词“贫”、“贱”用混，不免令人起疑。那么，是否可以将“福（富）而贫（分）贱”读为“福（富）而贫（分）贱（钱）”呢？古书中常提到富而分财之事，简文的“富而贫钱”可能是同样的意思吧。

《说苑》、《孔子家语》都称“孔子曰”，《韩诗外传》也以“臣闻”的口吻引述，唯《成之闻之》是直接说出。这种差异，很值得注意。

（五）《语丛一》“有禹有名”

《语丛一》第12、13号简说：“又（有）天又（有）命，又（有）地又（有）形，又（有）勿（物）又（有）容，又（有）禹又（有）名。”

禹字，原释为“家”，不可信。论字形，其下部与“家”有别；论文例，“有家有名”无法讲通。我们认为，这个字可能是“禹”，但下部的写法微有讹变。字在简中读为“称”，“有称有名”，文从字顺。

附记：本文写成后，读到李零先生的近作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。他也将《成之闻之》的“成言”读为“盛言”（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7辑，第512、514页，三联书店，1999年），与拙稿第三则的看法一致。但李文囿于校读体例，没有说明读“成言”为“盛言”的理由。拙稿对此略有解说，似可补李文之缺，故仍将该条保留。

（原载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二辑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）

二 读郭店简儒家文献札记

(一)《唐虞之道》第一八号简

年不弋，君民而不乔（骄），卒王天下而不矣^①。

简中的“矣”字，写法与郭店简其他“矣”或从“矣”之字略有差别，学者或将其视为疑、肆等字的原始声符，在简文中直接读作“疑”^②。此说也有道理。按，矣与疑的右部（古文字中可单独成字）写法较为接近，二者在郭店简中存在相混的可能。好在二者读音相近（矣是之部匣纽，疑是之部疑纽），故无论采用哪种释法都不影响对简文的通读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该字在简文中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根据我们对简文的理解，读“疑”之说似乎有些问题。按照这种读法，“卒王天下而不矣（疑）”似乎是说，“君民”^③者最终统治天下而不怀疑。我们体会，简文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的。这段文字写在第一八号简的开头，其前面的文字已不可考^④，这给我们理解上述简文造成一定障碍。好在它后面的文字十分完整，兹将第一八至一九号简的相关文字抄录如下：

年不弋，君民而不乔（骄），卒王天下而不矣。方才（在）下立（位），不以匹^⑤夫为轻；及其又（有）天下也，不以天下为重。

仔细体会，这一整段文字是说古代圣王能以平常之心看待治理天下之事。其大意，

① 本文所引郭店简材料皆以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）为据，释文对无法用电脑打出的字直接按通假字写出，不作严格隶定。

② 赵平安：《〈说文〉小篆研究》，第183页，广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。

③ 按，这里的“君”作动词，“君民”是治民的意思。《尊德义》第二三号简有“君民者”，是指治理民众之人。简文的“君民”与“王天下”似是两步，即先作治民之君，然后成为天下共主。

④ 整理者将这段文字与第一七号简连读为“今之弋于德者，未年不弋，君民而不乔（骄），卒王天下而不矣（疑）”。周凤五指出，这两简并不相连（《郭店楚墓竹简〈唐虞之道〉新释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本第三分，1999年），其说可从。

⑤ 此字整理者释为“仄”，李零改释为“匹”（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七辑，三联书店，1999年）。新出上博简证明，李释正解。

与第一五至一六号简讲舜的文字基本一致：

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，升为天子而不乔（骄）。

从这一角度理解，上论简文的“卒王天下而不矣”，仍应是讲古代圣王在“王天下”后的心态。或许，这里的“矣”读“喜”更为合适一些。从古音看，矣是之部匣纽，喜是之部晓纽，二者读音接近，可以通假。在郭店简中，“喜”或从“喜”得声的字常可读为“矣”^①，说明矣、喜二字确实具有通假关系。从文例看，前句说“君民而不骄”，后句说“卒王天下而不喜”，文义正相衔接，两句都是说明后文“不以天下为重”的。

（二）《鲁穆公问子思》第四简

成孙弋曰：“噫，善才（哉）言乎。”

简中读为“噫”的字，原从心从矣，整理者认为应读作“噫”。按，此字从矣得声，在郭店简中多次出现，常读为“矣”或“疑”，其例甚多，不烦列举。从古音看，矣是之部匣纽，噫是之部影纽，二字读音相近，故该字确可读为“噫”。从文例看，字在简中读“噫”意思通畅。可见，整理者的释读是有充足根据的，因而目前已得到大家公认。

不过，如果考虑上文所说郭店简中“矣”、“喜”二字的通假习惯，则将此字读为从“喜”得声的“嘻”，似更为合适一些。大家知道，“嘻”在古书中也常用作叹词，其含义与“噫”大体一致。例如，《说苑·政理》：“延陵季子游于晋，入其境，曰：‘嘻，暴哉国乎。’入其都，曰：‘嘻，力屈哉国乎。’立其朝，曰：‘嘻，乱哉国乎。’”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二人相视而笑曰：‘嘻，异哉，此非吾所谓道也。’”可见，读“嘻”从文例上讲也很合适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噫、嘻二字古音接近，作叹词使用时意义也基本一致，所以，读“噫”或读“嘻”其实并无多大差异。

（三）《忠信之道》第二号简

至忠女（如）土，化物而不发。

^① “亼（喜）”读“矣”，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六德》；“歆”读“矣”，见《唐虞之道》。

“裘按”读“化物而不发”为“化物而不伐”，并说“此句盖谓土地化生万物而不自伐其功，故为忠之至”。刘钊引《荀子·尧问》的记载与简文对读，证明“裘按”可信^①。按，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其他文献，文字略有差异，兹引述如下：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赐为人下而未知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为人下者乎？其犹土也。深扣之而得甘泉焉，树之而五谷蕃焉，草木植焉，禽兽育焉，生则立焉，死则入焉，多其功而不息。为人下者，其犹土也。”（《荀子·尧问》）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赐既为人下矣，而未知为人下之道，敢问之。”子曰：“为人下者，其犹土乎。汨之深则出泉，树其壤则百谷滋焉，草木植焉，禽兽育焉，生则出焉，死则入焉，多其功而不意，弘^②其志而无不容。为人下者以此也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困誓》）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赐为人下，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为人下者，其犹土乎。种之则五谷生焉，掘之则甘泉出焉，草木植焉，禽兽育焉，生人立焉，死人入焉，多其功而不言。为人下者，其犹土乎。”（《说苑·臣术》）

孔子闲居，子贡侍坐，请问为人下之道奈何。孔子曰：“善哉！尔之问也。为人下者其犹土乎。”子贡未达。孔子曰：“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，树之得五谷焉，草木植焉，鸟兽鱼鳖遂焉，生则立焉，死则入焉，多功不言，赏世不绝。故曰能为下者其惟土乎。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七）

清人王引之认为，《荀子》、《孔子家语》的“息”和“意”都是“惠（德）”的讹写^③，可从。传世文献的多功不德或多功不言，确与简文的“化物而不伐”意思相近。从此例看，《忠信之道》与孔子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^④。

（四）《忠信之道》第四号简

大忠不兑，大信不期。

简中“兑”字不易解，整理者读为“夺”，“裘按”读为“说”，似以读“说”较长。上文已经提到，简文以“化物而不伐”赞扬土，传世文献则以多功而不言、不德赞扬土。此处读“大忠不说”，与上文对土的赞语正好呼应。“说”与“言”，词义和

① 刘钊：《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》，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第75～93页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② 弘，原作从弓从几，为便于排印，据王肃注直接录为“弘”。

③ 王念孙：《读书杂志》，第748页引王引之说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④ 同篇第五号简“口惠而实弗从”等句，也见于《礼记·表记》所引“子曰”中。

用法尤为接近。

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君子曰‘大德不官，大道不器，大信不约，大时不齐。’”其“大信不约”，与简文的“大信不期”意思相同。“期”与“约”，词义相同。

（五）《语丛一》第六五、六六号简

上下皆得其所之胃（谓）信。信非至齐也。

按，古人以为四时最能体现“信”。《忠信之道》第二号简说：“至信如时，必至而不结。”《大戴礼记·主言》：“其于信也，如四时春秋冬夏。”而四时春夏秋冬不是同时而至的，如上引《礼记·学记》说“大时不齐”。简文“信非至齐也”，大概是说“信”如同“时”一样不齐。

（六）《六德》第一九号简

能与之齐，终身弗改之矣。

能，应按陈伟说读为“一”^①。按，楚简“一”的通假字写作上羽下能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它与“能”区分清楚。但是，也有个别混用的例子。《成之闻之》第一八号简：“贵而一让，则民谷（欲）其贵之上也。”其“一”字作上羽下能，从字形上看读“一”不成问题，但文义不好理解。“裘按”提出“一”应读为“能”，“贵而能让”文从字顺，可信。同样，陈伟据《礼记·郊特牲》作“壹与之齐，终身弗改”，读“能与之齐”为“一与之齐”，也是可信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《礼记·郊特牲》“壹与之齐”中“齐”字的解释，一直存有争议。郑玄注《礼记》时说：“齐，谓共牢而食，同尊卑也。齐或作醢。”显然，郑玄将“齐”训为齐同，同时他又提到了作“醢”的或说。清代学者多采用或说，如王引之认为，古音脂、幽二部相通，“齐”应读为“醢”，并说：“《列女传·贤明传》：宋鲍女宗曰：妇人一醢不改，夫死不嫁。《贞顺传》：蔡人之妻曰：适人之道，壹与之醢，终身不改。息君夫人曰：终不以身更贰醢。义皆本此篇。是古本正作醢。”^② 陈立则明确提出，《白虎通》引《郊特牲》作“一与之齐”是后人据郑注误改而致，他说：

① 陈伟：《郭店楚简别释》，《江汉考古》1998年第4期。

② 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，第358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